

新論

守禦  
長計

下

津田文庫  
文庫 1  
1884  
2



早稻田大學  
圖書館藏

守禦

新論下  
可見

守禦

刀  
在  
文  
庫

可見藏書

凡守國家修兵備和戰之策不可不先定二者未決則夫下汎汎然莫知所向紀綱廢弛上下偷安而智者不能為謀勇者不能為怒日又一日坐使虜謀稔熟拱手待敗者是皆坐於內陰有所懼而不敢斷故也昔者蒙古嘗加無禮於我北條時宗斷然立戮其使令天下將發兵征之龜山帝以萬乘之尊而祈身代國難當是之時說以犯難民忘其死天下孰敢不**以必死自期**故億兆一心精誠所感能起風

新論

卷下

下

010190616946

浪殲虜海上是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者也。古人有言使朝野常如虜兵之在境乃國家之福也。臣故曰和戰之策先決於內斷然置天下於必死之地然後防禦之策可得而施也。今虜但請通市未至戰和戰之策似非所論。然世不知通市之害者其心畏戰其策必出於和者也。能痛拒絕通市者雖其勢至於戰而不畏者也。凡事豫則立二者得不豫決哉。今攘夷之令布天下和戰既決天下知所向矣。臣請陳守禦之策。夫天下宜釐革者有四。其一曰脩內政。其二曰興士風也。禁奢靡也。安萬民也。舉賢才也。夫士風

之敗由國無廉耻而所以勵廉耻者則在賞罰之用也。故其制刑賞予奪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苟可賞也雖卿相之位國郡之封不吝可罰也雖貴戚權勢不避道之所存義之所在則雖無法之賞無政之令無行而不可而其平居所以激勵士大者雖一顰一笑而未嘗不足興起惰頹故其勸勉懲戒之必如東照宮及當時名賢磨勵士衆者則士風有不興乎奢靡之於國士民不得不貪風俗不得不壞請謁以行怨讟以興故理財正辭量入為出邦用有常尊卑有分身自率先群下治宮壺清府務損

1884-2

冗官除煩苛省土木玩好無用之費此古今之通論也今如必欲息奢靡則當使人去虛飾而尚至誠欲人去虛飾則當使人相憂恤如同舟遇風欲人相恤則當示以天下之大患勵以嘗膽坐薪之誠也簡練兵旅脩備軍實上下黽勉常如臨戰陣之日天下知所警戒然後奉制度尚勤儉則奢靡之習有不革乎

建治初既斬元使將伐其國下令省公事行儉約休民庶以備軍實其令民如是則上下次意備豫而後

勤儉之政可得行也農者民命之所係故抑末貴本制產領職

時使薄歛均田里除無併去姦民懲罷惰通情好恤患難明其什伍教之保任富庶而孝弟使老幼孤寡

有所收養皆所以安民古人所論具矣今欲必施行之則當使上下知恤欲上下知恤則當動民以實事而不可喻之以空言故修戰備時軍實其重儲糧常如凶荒之後相勸勉勤苦如保聚避寇之日同心一力無或懈怠然後發政施仁萬民有不安乎賢才之在國古人譬之虎在山其所在隱然人畏之故舉而措之廊廟則內重而外輕逸而在艸野則艸野重在邦國則邦國重外有重者則天下將有輕視廊廟者焉是以聖賢拔天下俊豪收天下重望而措之廊廟盡天下之謀議使天下仰廊廟如駭子之慕父母然

後大業可得成也

古者舉賢才不限以門流至大室制令亦使下國學得中入大學試用且

如虞夏商周學制亦備矣而諸侯亦有貢士之法皆所以旁羅天下俊賢而不遺也天下之事固不一端

而取士止於一國一都則其國都之間俗所慣習風尚素同而其所以謀議布陳亦不甚相遠言多雷同其

於天下之事偏舉一端而不兼天下之善故聖賢於下所以致天下賢俊者尤盡心焉故禹曰萬邦黎獻

惟帝時舉帝不時數同日奏周功苟能致思於此則舜之所以取於人以為善者與其所以無為而治者

亦可見也今欲必致天下賢才取士之法不可不得其要

取士之法曰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是而已

天下之士皆得有所敷納以盡其所蘊泄平生鬱勃

之氣誰敢不感激爭陳其言明庶以功則言可底行

而智愚賢不肖能否以判空疎之士不得冒進而謙

讓廉退之風興矣車服以庸則實才者立實功而受

其榮天下誰不敬應於其大有為之志如此則天下

之賢才盡集廟堂兼天下之善以布於天下天下誰

敢不知廟堂之重而敬戴之也其二曰飾軍令其目

有三汰驕兵也增兵衆也精訓練也夫兵之貴精也

固矣而驕兵之於國居則蠹民傷俗戰則屈怯喧噪

動犯軍律取敗之道也故謹察其驕奢淫佚不可用

者盡沙汰之使兵皆精銳然後可以守可以戰也兵

皆聚都城坐銷穀祿所以不得多養故善察古今兵

制之沿革無用土著之制使兵數衆多用之不竭則

可以應無窮之變也。且夫外寇之與內患必相因者，古今之常勢也。今無行之民，帶長刀，提銃鎗，烏叢星散，飲博劫盜，以賊害良民者，充斥村野。流賊之形成矣。或有水旱疾疫，其變未可測。若使外虜乘機投間，引以為聲援，則變之又變，可為寒心焉。今善通其變，土有兵地有守，則流賊之漸可息，外虜之應可絕。然後可以防不測之變也。訓練兵旅者，非花法鬼戲之謂，而其可施於實用之宜講也。故教以陣營之法，習以旗鼓之節，悉除去無用之虛文，至易至簡，易知易從而誠之。田獵用之，追捕勞之，工役、徭之險阻艱難。

風雨寒暑負重走遠之事，使士卒習進退輕險阻，不以軍旅為難事，所以練其膽，練而後遇事不懼。得臨機應變如此，然後緩急可用也。其二曰富邦國。天下人牧率皆怠傲驕奢，誅求無常用財無制，以自致貧困，是皆由其長官掖婦人之手，生則逸，日唯令色耳。唯巧言未嘗知艱艱也。今列國各守封疆，大小相維，以藩屏國家，勢如百足之蟲，足以免土崩之患。如能因而勸勉激勵，分以天下之憂責，以方面之任，使之戒勅，繕脩常如與虜兵對壘，而時視察其勤惰，以行黜陟，輕重有權，不拘以常格，要使邦國盡知所憂。

極乃使之亦興士風禁奢靡安百姓舉賢才而節以  
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其國豈有不富且強乎且邦國  
所困糴糶之權在高賈而不得不仰給焉百需皆資  
於市而每患物價之貴歲時所獻幕府除其國土  
所產外魚蝦鮓餅之屬多出市人手其爲物非如銅  
鐵鉛錫箭幹膠漆有益實事者之比而必待賈豎印  
封以驗其信騶從必雇於市井置之前行宴飲待市  
人刀匕然後盡其歡及他宮室衣服婦女玩好凡奢  
侈之所以糜財者視以爲故常謂之大名役雖其君  
相謹守舊習不或敢易之而邦君皆空其國以家江

戶鍾天下膏血於都下則其民亦爭離鄉土徙而家  
之野荒民散國得不貧乎今欲轉貧爲富固不得拘  
習俗俗以爲不可廢而有不可不廢者以爲不必興  
而有不可不興者斟酌損益去虛文而就實功亦英  
雄所以相時弛張之權衡也其四曰領守倫天下大  
名聚會共守江戶其重內輕外之意則有在焉然兵  
常無事而食驕奢淫佚足以弱天下之力而天下要  
害有所不守則亦非所以待夷狄之備也夫京師者  
天下之首領而江戶者其胸膈也大阪者其咽喉而  
相摸及房總者江戶之牙唇也伊勢熱田者神器之

所在而天下神氣之所寓也皆宜嚴設守備焉而守  
 兵之規未盡立救應之約未甚明有有城壘者有無  
 城壘者皆非所以聳動天下使知所警守備之方不  
 可以不議定也長崎者番舶所輻湊守備素設焉如  
 今日則虜無所不可至而舉海內皆為長崎矣其所  
 以守之者亦與長崎何異也且如海外諸島及蝦夷  
 地方亦自非時遣官員率兵往來巡視則無以察聲  
 息無以宣威信無以固人心也蝦夷之地自世俗視  
 之如得之無益并之  
 無損者然我奔則彼取必然之勢也異日使虜盤據  
 以為巢窟以逼中前則與羽必駭動往來寇公海則  
 天下亦騷動故我奔彼不取特以為奔地則猶未為  
 大害使虜自之則彼有大利而我有大害所以不

得不盡力而守之也若能立之經制使沿海諸國及諸島無所  
 不守則兵之半食於江戶者有所分而粉華奢淫之  
 習可革邦國君臣往來守海上寥落之地不得耽宴  
 安於都下兵卒亦日習勞苦於征役庶幾緩急可用  
 而要害之地守備始全也夫內政脩軍令飾邦國富  
 守備班則天下所宜釐革者大綱舉矣大綱舉則其  
 瑣瑣者亦將隨而振起焉夫英雄相時處變皆時所  
 未設而今日所宜創立者亦安得不熟思而講明之  
 也以臣策之曰設屯兵曰明斥候曰繕水兵曰練火  
 器曰峙資糧是五者不可以不創立也所謂設屯兵

新詩 卷之十



者何也。方今濱海之地，無一區非虜衝。一旦有事，發兵奔赴，徒自罷弊，固已靡及矣。故保障之設，屯戍之兵，不得不豫講其制也。慶元以來，令天下大名勿得國過一城，是所以抑強梗塞禍源。号令畫一，不可得變者也。然今欲備夷虜之變，而緣邊之民無障塞以自保，聚則無恃以固其心，無保甲以管轄，則無恃以用其力。兵之為道，進退有節，鼓舞有術，苟善用之，雖婦女可以助防守之用，可以赴水火，否則雖壯夫而崩潰離散，莫得而用之。寇至則民逃散山谷，為狗彘所蹂躪，誰能救之也。故古者邊郡有城堡之設，軍防

三邊諸郡人居皆於城堡內安置其營田之所唯置莊舍至農時堪營作者出就莊田以飲詵勒還其城堡南顧者役當處居戶隨關備理在解云堡者高上以為保障防賊也今其制雖不可

盡用而斟酌商議必將有適時宜者也。兵之不地者，所以弱天下杜釁端。然緣邊無屯戍，非所以待外寇之備也。今分城邑之兵往守之，則兵卒罷勞而沿途騷擾，募民充兵，則民習奢惰，唯知貪厚俸，且特備寇而非臨陣，進無以博奇功，退無以畏重誅。故所得者非老廢跛蹇之卒，則惰遊無行之民，固不可用。欲以屯田則田皆永業，不可奪彼而授此，且如要衝之地，其利亦隨而有焉。民亦未甚貧而間田亦不甚多地。

不足給養卒以俸米則先稅於民而又頒之取與之間其費數倍於授田不可以多養之

授田佃之一夫除五六石之地

稅亦足以給兵役今諸國其制或有如此者如給以俸米則非五六石之稅所能給五石之入以公四民

六率之所不得不過二石無田而食二石米其不能給一家終歲之衣糧固亡論已故二石之米不足以給

卒田與米之差如之如此者皆議者之所困也今因民之所利而設之制則其費可省而民可收焉田之

廢者必稅重而地薄者也地之空間者必土瘠而少利者也二者雖要衝區所不多有而濱海地亦未不

徃徃有之使兵卒就而佃之稅重者或除其稅少利者或授之田器及他什器如其土民應募入伍者就

其田量畝除其租如是則屯田之意可用也利之取而不竭者海也為之舟楫給其綱罟之費則水戰之

用可得而寓也是資利於海以教吾兵因糧於地以食吾兵苟得其人而講其制度壯強之夫素練之卒

未必不可得也然防海之備不可獨責之防海之卒欲兵之可用則當均其勞佚也屯戍之卒耕田漁海

暇日則講武寇至先鬪豈不勞乎而其在城邑者飽食煖衣驕樂終歲則誰獨樂於防海也故磨勵士眾

訓練兵旅習之以田獵追胥行役土功之勞不得獨受奢淫之樂使農工商賈亦皆知四方有事勤儉趨

令如新免兵禍之日使防海之卒知天下莫不勞攘  
 臂奮身如臨陣爭功之秋然後兵可得而用也故堡  
 障之制保甲之令屯戍之兵勞佚之用皆防海之要  
 務不可不及問暇而審議之也所謂明斥候者何也  
 今濱海之地非無候望也然其布置甚稀疎而無列  
 墩之以相應無烽燧旌旗號砲之以相望相聽器械  
 不備號令不明雖有瞭卒而不過用以望風帆遠洋  
 及虜近地方則報告以脚力虜舶瞬息數十百里而  
 徒步報告其不及事也固矣古者邊郡置烽號令明  
 備分丁守瞭置長檢校載在令條軍防令凡燈從便  
 宜安置但使得相

照見置長二人檢校晝夜分時候望晝狼烟夜放火  
 前烽不應者即差脚力往告前烽問知失候所由申  
 所在官司其賊衆多寡烽燧節級具有式放烽有參  
 差者告所在國司勘當知實發驛奏開明成繼光畫  
 守哨法每墩以軍五名守瞭備碗口銃小銃火  
 大白旗草架等器械每日分三人巡邏極外海邊過  
 有警晝則搖旗放銃夜則放起火放銃墩上即便應  
 接如天晴則車起大白旗鄰墩亦如之一路至  
 督所架舉火寇止一路至本衛所城而止如天陰則  
 將路官處報敵多寡登犯時日情由而墩軍失候者  
 治以軍法備錄條約事件每墩一本付軍讀誦背記  
 誦熟限一月外考背生一句打一棍官司查點或墩  
 來查考或迨途暗往親驗治罪連坐其有法什物軍  
 器補脩有式極為詳密未應昌亦議緊要海口每三  
 里築一墩以兵十名輪班瞭守又每一里設轟雷砲  
 二座撥防口民兵守之按明一里當今五町許三  
 則十五町許其置墩可謂密此等皆異邦倫像大略  
 今觸類長之則今如仍而加脩飾連墩足以相應目  
 可以備參考矣

新論 卷之下

有相望耳有相聽蹄火走報必有法點檢必謹賞罰必施則庶得以無踈虞矣夫事情之宜彼此相報告者則驛遞之法不可不精凡置舖甚踈則役民雖少而往反遐路人馬多疲倦甚密則役民稠而百姓疾苦遞替頻數而事亦易遲緩今置驛多密而無用之人不急之事動役使百姓甚者厮徒養卒釋器仗乘驛馬而莫之誦平居無事其奪農時竭民力不可勝言而至於飛驛急遞之事亦只跨耕馬來肩輿曾無健夫快馬以供迅速之用緩急恐失事機清人自謂我朝驛遞

之設最善西邊五千餘里九日可到荆州西安五日可到吳三桂反及開驛報神速機謀深遠乃仰天歎

曰休矣未可與爭也又謂宋時設急脚遞金置急脚舖並日行三百里自古郵傳無至五百里以上者固由俗狃便安不習馳驟亦在上者立法本善也國家制度超越于古羽檄飛馳驛遞六百里至六百里以驛遞之遲速亦在立制之善否可以見也慶元以來海禁極嚴而至近時虜復漸潛誘邊氓故蠢出隱欺之蔽狡黠接濟之姦發之甚難自非保任連及備得其制庶問司察悉得其人恐難以審邊海事情故墩臺之設驛遞之法破蒙蔽發隱匿之術皆事之關戶候者不可不及問暇而審議之也所謂繕水兵者何也水戰之於防海猶陸戰之於守城其不可以已也固矣今虜以海濤為家於水技最熟而其拒之者船

艦之制不可不精、水操之法不可不講、固亡論已、今欲繕水兵、不必團聚一處、日教戰法、要在於使天下將士平居習於水、其操巨艦如行短航、視狂瀾怒濤、如坐衽席上、然後乃可用也、故或漕運或捕魚、宜常有事於水上、而其針路之迂直、港壑之曲折、潮候之逆順、日月星辰風雨晦明、凡占度之用、莫不諳熟、是皆所以使將士習於水也、今宜賦邦國與造巨艦、其工役以軍令從事、賦邦國供工役、如今世所謂手傳者是也其制堅緻精密、必使可當虜船、配以邦國之卒、臨事可以戰、營繕令凡遣兵士看守、軍監以幕府之吏、重其選、厚其責、爵位

足以御衆、祿秩足以養廉、無事則以運天下米穀及諸物、使糴糶之權在於上、邦國不仰給商賈、然後以歲時訓練教閱、使足以截虜海上、庶幾臨事不懼、虜者亦不得驕傲自肆、我之欲戰也、虜不敢避、不欲戰也、則不敢逼、如是然後操縱之權可由我而制也、今論者則止曰、列巨銃於海岸、寇至擊却之、夫巨礮大銃、非不利器也、然長兵之利在短用、而用火之術則在於擾敵、乘勢苟無戰艦以相迫、水上無銃兵以速應之、徒以遠勢而相持、則一發之銃、足以陷堅陣、拉勁敵乎、且船之在洋中、銃發不必中、而虜艦堅實、雖

能中之亦非一二彈丸所能摧破今水戰之不講乃

欲遙遙居陸地安坐而摧之非所聞也故列銃海岸

以為固則港壘停泊之處賊船必由之徑正可設神

器以使彼不得肆鼯睡耳若夫沿海萬里豈可悉恃

列銃而以為防海之至計哉慶長中有馬氏燒虜船

田氏之燒虜船蓋亦如之云威繼光水寨探法發狼

機火箭以五十枚為準猶謂此遠勢非逼近勢如臨

敵則自有下一船逼近用標石火藥擲傾近攻凡明人

水兵戰法大率是類也而西夷水戰亦大抵船船相

觸而發火炮或用脚船而相逼攻至如鄭成功之摧

紅夷船則從銃窓突入船腹而焚燬之其逼近急攻

如是則遠勢之不足或以決勝亦可見也

恃以制虜必致之陸地然後可戰也其言固是矣然

虜亦習戰不敢妄自捨長技而與人角其所短則彼

將停泊洋中妨害運輸以伺可乘之間觀視虛實之

處風至電去邀之無方逐之無蹤是虜外無所忌內

有所恃東聲而擾安坐制人而我兵寸板不能下海

徒手奔走陸地自取罷勞縱虜眼前不能發一矢倉

皇狼狽致於人之不遑何以能坐致敵於陸地也且

戰勝在氣內有恃而外無忌則士卒膽氣自倍若使

我技有不與彼抗者則未戰而氣先阻猶何能從容

挫虜氣於擊刺馳突之表乎夫船舶之用助於神代

以弘化海外而海運者則崇神天皇之所新創

以為百姓省費興利歷百餘世未嘗患外虜妨害今以洋夷之故而一朝逡巡雖列國所漕者不得容易下海而時論亦或至欲開渠東國以廢海運人情亦皆安之其畏懦惟怯既已如此矣古人有言我退一步則彼進一步而孤島之在海中如壹岐對馬及種子掖玖八丈等或使虜進而據之以為巢窟而拱手不救安然環視曰吾長技不在於水戰可乎或曰運用之妙存一心雖小船亦莫不可用以制勝也其言固是矣然此使天下將校悉曉妙處而其長技亦皆出一途則可也不然則以脆小之船而當堅實高大

之船非所以使天下將校悉得制勝而人之才能亦各殊所長將安能保世無長於用巨艦者哉且自古以小船制巨艦者多在港壘狹隘之處若其在大洋則如螻蟻付鯨鯢鱗鬣旋轉碾輒沈沒其張翼相圍如羊兔之遇巨蟒頭尾繚繞一壺立盡是皆非勇怯巧拙然殊而船制使之然則巨艦之利其可廢乎弘安之於蒙古文祿之於朝鮮其或失利者不在陸戰而多在水軍是其將士非不勇也而所困者船制低小不能以抗巨艦大船耳

而火器不備也俞大猷以水戰為禦倭之急務請修備巨船尤力戚繼光亦云福船高大如城倭舟矮小

故福船乘風下壓如車碾螳螂鬪船力而不鬪人力是以每每取勝設使倭船亦如福船則吾未見其必濟之策也此亦可以證水戰之利害在船制之得失也故用小船以摧巨艦者

一時戰畧在主將方寸可付之其人而非所以畫防海規制也且如鳥銃原西夷所製及中國採而用

之其制之精更倍之明人畏之踴為倭銃其不稱番銃而稱倭銃亦可以見我民之巧則如船制亦善取

於彼以為己之用製造之精何獨在於他人之後哉

鄂羅汗伯得勒者嘗微服為船匠間行到荷蘭習造大船鄂羅善用大船精航海之術蓋是為始實元祿年間之事云夷虜用心猶尚如故曰用巨艦以壯軍容使士卒有所恃而不懼虜有所忌而不敢肆此水

兵之宜急者也故水操之法巨艦之制皆海國之先務不可不及問暇而審議之也所謂練火器者何也

火器亦虜之長技非我所恃以制虜也然大礮之用所以摧堅在攻城守城必不可闕而水戰者以巨艦

相當猶兩壘相攻大礮之製不得不精精者莫遠而不達莫微而不中固長兵之利然長兵短用決機在

其人夫大礮一發所殺幾人而其聲猛烈震天裂地若使敵獨善用之我無以應之則兵又未接三軍先

驚何能鬪乎中國自始有火器其用之止於鳥銃至大礮則其法始傳未幾而世屬升平故鑄造之極



而銃家者流亦皆秘其法發放之術將卒不得知以銃家有限之人而奔走於東西百戰之地其不給也明矣今自非令邦國大鑄造巨礮士卒能通曉用法則莫以壯天下之氣而所謂利器者亦不足以為守國之用也若其制作與架法放法宜易簡便捷而不宜繁巧遲重如其奧秘妙訣煩難不易曉者不足恃也且虜之駕天艦以逼入者運城壘於水上也以守為攻者也拒之之勢可執一而無變乎故攻銃以摧賊艦守銃以扼港壘戰銃以備馳突及他火箭噴筒火桶火磚之類凡所以與銃相參用者宜使衆人習熟而至其臨時活用以盡長兵之利則在其人也

若夫干鹵以輔甲冑弓弩以副銃砲鐵石以佐鉛銅者抑亦有說焉戰國之世上卒輕死有不待干鹵者然亦往往用之以自扞蔽以城者必求竹樹之城外所以自蔽者固不可枚舉也銃丸之迅雖莫不洞微而既洞一盾其末力未必貫鐵甲則士卒可恃以壯其膽清正當遣兵攻守土將士撤民舍戶扇以自遮蔽猶得以下立於飛丸之下而不懼况干鹵之堅實非戶扇之比乎且虜銃一發裝數丸比之單裝一丸者其力稍微未必一洞堅盾而又更貫鐵甲亦試之其物可也然干鹵之用不在其洞與不洞而在使兵卒不見敵銃之曉兵今以習安脆弱之卒一旦臨事挺身於飛丸迸箭之間無自遮蔽而能無懾乎則其既

蔽以甲冑又遮之以干鹵以固士卒心其制不可以  
不講也虜周流海外諸國鉛錫銅鐵硝黃之屬資之  
諸國之產其用固不窮而我內自守必發山嶽之秘

以用之則彼此多寡之數其不較也亦審矣明人防

屯駐當時汪汝淳云所若人日衆而衣甲器械不繼  
火藥更不敷則此火藥之易生者亦猶患不敷况今

銅鐵鉛錫其  
生有限者乎故或參用弓弩不必專恃火器其用火

器者亦不專恃銅與鉛其銃身或鐵或木其彈或鐵

或石或餅或和以銅鐵之滓海上沙鐵之類而以為

餅雖朽繩敗布爛網破罟亦採以供鍊造無不可補

其乏者收藏弃物以待有用試之平素使士卒習知

之臨事百方參用庶急遽以不致匱乏也畜用其所

希生者將以有所大用至其用以應機制勝則自在

將畧而存焉此特可為曉兵機者論而非所豫論於

紙上也如戚繼光水戰法弓弩標石與火器相參而  
如火器亦其一必應備火藥五百斤而鉛彈

不過三百斤火藥之用不止發鉛彈可見而參以火  
箭噴筒藥桶諸器不專用鉛彈則火器之不必恃鉛  
彈亦故大礮之制干鹵之用弓弩之技與夫鐵石雜

品可採以供用者皆用火之術不可以不及聞暇而

審議之也所謂時資糧者何也凡軍之所需貯之府

庫者可以備守城之用而不足待戰陣無窮之需資

之市廛者可以供平居演習之用而不足應一旦不

虞之變故硝黃膠漆皮革泉麻凡水土所產宜使諸國多生之而不容仰之遠境也甲冑干鹵刀劍槍槊弓矢銃礮凡人工所作宜及間暇多繕之要在愈用愈不竭也金銀銅鐵鉛錫玉石凡山嶽所藏宜恡其用而禁其糜焉今梵宮裝閣及他玩好諸物以至閭閻用器婦女衣帶莫不塗金抹銀則銷金之禁不可不嚴也西土史書所載有出其府中黃金銀物以供軍用者有禁金銀薄者有禁織成金者古人所用以用金銀者在此而不在彼可見唐六典有十四種金口銷金拍金鍍金織金研金披金泥金鏤金燃金餞金圈金貼金嵌金裏金宋時禁糜金以飾服器又禁金銀箔線貼金銷金感金線紫貼什器上木玩器之物非命婦不得以為首飾治宋主所用悉送官諸州寺觀以金箔飾像者自贖金銀工價就思及院

挾給又禁僧求丐金銀珠玉鉛汞和泥以為塔像又禁內庭自中官以下並不得銷金貼金間金鐵金解別金滌金明金泥金撈金背影金盤金織金金線燃絲裝着衣服並不得以金為飾其外庭臣庶家悉皆斷禁是他歷代中禁無所不至其重發天地之藏之意亦可見也 屢改貨幣爐炭所燬損不可不愛也番舶交易多屬無用而弃金銅海外不可不停也其他由俗之奢麗致銷鑠金石者指不勝屈不可不為之限制也上下尚奢工商競便室之用者為不欺焉礪砥石軍國必用之物而細作織巧朝成夕毀錐鑿刀鋸徒致磨磷真鋼之精者礪砥之良者發掘將盡俗貴磁器不好漆器硝子亦盛行於世而燧石之佳者為之銷鑠亦不欺如是之類其所以銷鑠金石者不可勝計宜下及其未盡而審求其所糜者悉去之也 能擇其無益實用者而盡去之山嶽之秘庶不速竭而海內之神氣

新語 卷之十

亦不甚耗也。至米穀則民命所係，在軍旅而糧食莫重焉。今其狼戾都會者，可以充浮冗佚樂之奉，而不可給兵行不資之糧也。故欲峙糧食，其務本業貴米穀，藏之民儲之國，固亡論。說凡國體篇而浮冗之民，不可以不漸歸於農，酒餅餌麪之銷穀者，茶蕪紅茜之妨農者，不可以不稍制其節。如平常之倉平準之署，其有可斟酌以行於今者，不可以不講其制也。輕重得其權，米價得其平，使姦商猾賈無專操利柄，販夫販婦無獨失其業，善導利而布之上下，則邦君以及士民，其穀可多藏而經費亦可以給焉。士民俱富，則商賈亦隨受其利，糶糴有制而上下俱便，所以導利者周也。官府及民間所販予貿易，多用米穀而與金帛相參，則米穀流通人間而不腐，陳於一方也。本於義社之倉，因以為取陳食農之制，則細民不乏，而其穀新舊可相換也。凡如是之類，古今經制各有所宜，能擇其有益凶荒軍旅者而盡行之，嘉穀盈溢海內，海內元氣可以無餒也。凡理財穀其術不一端，今欲行宜不可執一論之，故如其詳則將別有，害隨生，臨時制宜，論述今特舉其一端，不詳載其說也。故水土之產人工之作，山嶽之秘，米穀之儲，息其糜廣其生，害者除之，利者興之，深謀遠慮，相時弛張，設之權衡，立之

新論  
卷之下

制度將待其人而後行凡此皆資糧之時不可不及  
問暇而審議之也夫屯戍設斥候明水兵繕火器練  
資糧時則其所宜創立者大綱舉矣大綱舉則其瑣  
瑣者亦將隨而作興焉經制之昔存而今廢紀綱之  
昔張而今弛者盡釐革而振起之規模之宜立而未  
立禁令之宜設而未設者盡創立而作興之臣所盡  
守禦之策大畧如此矣然而智者之舉事其慮之也  
必雜於利害故謀議畫策既知其利亦不可以不知  
其害之所在也請竟論之夫天下之事有是利必有  
是害二者莫不相倚易曰利者義之和也苟自非以  
義為利則所謂利者未見其為利也今欲興士風而  
義利不辨則忠邪混淆其所以賞罰予奪者皆失其  
當可以擾世而不可以勵俗欲以禁奢靡則上下怠  
慢貨賂潛行而勤儉之風難致欲以安萬民則物情  
壅蔽上下相睽而所以戒慎勤苦非其實欲舉賢才  
則請託以行汰驕兵則怨讟以作增兵衆則冒進以  
開訕諫兵旅者不過用以為文具富邦國者適足以生  
驕心班守備則隨成尾大之患設屯戍則兵卒橫暴  
蠹民傷俗立墩臺謹驛遞則徭役繁多以擾百姓製  
巨艦運諸物則姦闕難詰鑄大銃製千鹵教弓弩則

空疎銜技之徒進生材備物則欺罔釣利者聚保蓄  
金石則民或失其業權輕重平物價則貿易生姦詐  
夫若此則事無一可為者矣語曰君子喻於義小人  
喻於利苟使義利不辨小人而乘君子之器則天下  
之利未見其不變為害也臣故論守禦之策必首於  
興士風欲其以義而率天下也欲以義率天下則宜  
仗天下公義以示其好惡也今攘夷之令布天下因  
天下羞惡之心以明大義於天下天下知所向矣固  
宜感情激勵日夜相勸勉智者獻謀勇者致死大有  
所振起作興速驅除驕虜以立大義於天地也而偷  
惰之俗未改其能以必死自期者蓋無幾也夫去佚  
樂而就憂苦本非人情所欲習安懷居滔滔皆是攘  
夷之令雖布而世未有實攘夷者守禦之策亦未聞  
大有所釐革創立則民未知號令之必可信其衆心  
未決於戰而天下兵士未甚陷不亦宜乎兵法曰兵  
士甚陷則不懼故北條氏之刳元使天下兵士一朝  
甚陷其所以使之不得已者出於率然也今實一攘  
夷則天下泄泄者聳然知所警矣然後使玩愒歲月  
者如登高去其梯所以投之無所往而其欲使兵士  
不懼莫要焉且古之人君欲大有為必赫然震怒以

身先天下，蚤夜坐外朝，日謀議天下大計，或巡視屯營，躬親撫循，或引布衣庭陳謀猷，慨然滿漑肝膽，示天下以大有為之志，與天下共其憂戚，夫如是則天下智勇之士亦皆奮然輸赤誠，宣忠力，誓不與虜生東西馳騁，爭自報效，萃天下之智勇於廟堂，廟堂一揮令行如響，義氣溢天下，然後可以大有所振起，作興也。

### 長計

英雄之舉事必先大觀天下，通視萬世而立一定不易之長策，規模先定於內，然後外應無窮之變，是以變生而不愕，事乖而不困，雖百折千挫而終歸於成功者，其所由雖萬塗而其所趨始終一歸，而未嘗有間斷也。昔者神聖之所以攘斥夷狄，開拓土宇者，莫不由此道。故中國常有一定之畧，以制御夷狄，有不拔之業，以宣布皇化，而夷狄者時大時小，一叛一服，遂以歸於版圖，彼無大計遠圖，以自立基業，而固不能以抗於中國之據長策者也。夫善經畧天下者，志氣恢廓，必先觀於大勢焉，而地形人情，兵謀戰畧，了然如指掌，然後措置計畫，次第而施之，天下形勢固我握中之物也。太祖之定中州，兵未發先

知其地形足以恢弘天業而所以經畧天下者固既了然規畫先定然後動是以旌旆所向束手聽命也

崇神天皇有志欲宣揚國威光被海外皇夢天

神告曰海外之國亦當歸化天皇是夢蓋亦有下偶然者也時近畿猶有未平

定者未及勦絕之既制天下為四道以經營四方蓋

有見於其大勢也是以近者先平遠者踵來遂成中

興之業也從茲而後列聖相承據基業以服荒

俗土疆日廣海外有截降及元正朝亦嘗遣使

靺鞨觀省風土亦猶未忘遠畧也養老中遣度島津輕津司諸君鞍男

神聖觀於大勢以經畧天下規模宏遠奕世遵

奉餘烈猶存者如此則神聖志氣可蓋者亦可

見也唐亮之開基業先命羲和居四方極遠之地而

大然後舜禹諸臣之功次第而施之非先審其大勢

則不餘也周禮天官首以六典總制邦國官府萬民

之也周公之營洛邑初至其地用牲于郊者最先於

百事所以天覆萬姓者最宜先也漢祖入秦先叔圖

籍遠得以下審地形而感中頂籍之勢所以觀於大勢而

決中進取之策後屬中國多故而遠人不至廟堂無

遠大之畧土疆日蹙而神聖所以經營天下之

意熄矣至若近世則夷狄強梁亦有見於大勢挾素

定之略以逞其吞噬三百餘年傲然敢舐糠於神

州欲倒用神聖所以御夷狄之畧反以謀中



國未畫一定之策朝野之論一是一非不免於因循苟且以為姑息慮以赫赫神明之邦而坐使腥羶異類陸梁我邊陸不亦可羞乎夫君師億兆其氣足蓋世胷臆足容四海從容處天下之事而有餘者制人者之所見不過目前利害者事多出於思慮之外不能運天下於胷中制於人者也海外之事目之所未嘗見故黠虜得以吾思慮所未及者而侮弄之亦不足怪也今夫欲決一定之策宜觀天下大勢以審察彼此之虛實也四海萬國形勢臣既粗言之今既觀於其大勢則宜以八洲為城滄海為池因天下全形以為戰守之畧也欲察彼此虛實則宜審主客之勢以制操縱之權也夫虜萬里而窺人者客也我內自守者主也然虜每出於長策從容制人者變客為主也彼客而無饋糧之勞者或漁或商活用因糧之術也無破車罷馬之費者乘巨艦駕長風也其能坐使我民罷於奔命者則不戰而屈人兵之謀而以夷教誘我民者則全國為上之策也且法曰十則圍之今虜絕海而來縱令彼大舉奄至其勢未至圍我而我八面受敵不免如在圍中者彼專而我分也我沿海無所不備故分而為十虜獨往獨來恣其所欲為

知戰地知戰日每在彼之掌握故彼專而為一時分  
一兩船往返海上亦能得騷擾我民如是者其孰實  
孰虛不待智者而後知之也今誠欲去虛就實則莫  
若乘其所之也欲乘其所之莫若使虜備我也夫攻  
守一而已古人有言攻者守之機我有攻之勢則虜  
必備我而權在於我也今若守備已脩乘機而截虜  
外洋則虜雖欲驚動邊境而豈敢分少船寡卒而公  
然睥睨海上哉彼若群處衆行不敢分則亦不能東  
西出沒以擾久而我所備者約矣彼又聚一處則不  
能漁商以收其利其勢亦不能常常停泊如今日彼  
無恃以為術而恣睢無忌之心沮焉且我居內地以  
待敵者散地而虜入未深者輕地也法曰散地吾將  
一其志今能決一定之策使民知所向以一吾衆心  
而擊其居散地者破之不甚難何憚而不講所以摧  
折之之術也且夫所謂攻之勢者亦豈必頓兵覆軍  
以爭其城邑而後乃謂之攻哉要我自為不可勝以  
求敵之可勝而已誠能恢廓志氣而觀於大勢外以  
伐謀代交設形格勢禁之畧內以大脩守禦之備兵  
力足以制虜政教足以變夷彼其伺邊乎奮擊殲滅  
以揚威萬里若其歸順乎東漸西被以弘化四裔而

使蝦夷諸島山丹諸胡相踵內屬日斥夷狄拓土宇  
所以為不可勝雖未戰隱然必有足攻其心者焉而  
後批吭擣虛相機乘之如從天而下所以應乎其可  
勝則虜不得不備我而變客為主之術窮矣是所謂  
乖其所之者而變實為虛轉虛為實如此則 神  
聖所以御夷狄之畧彼不得倒用而彼所以擾我之  
術我將倒用之然後操縱之權自我制之廟謨既定  
上下同心千塗萬轍必由是道而不變於是乎我所  
以御夷狄者即 神聖之所以御夷狄內有一定  
之畧而外無可乘之虛雖使黠虜千群窺我將何以

得陸梁我邊陲也大猷公嘗遣譯官島野兼了者

國遂往東海三千里得一大國以為是國宜為神

州因立碑題目日本國中當時規模之宏遠亦可見

也海東三千里者疑即西夫我有一定之畧以御夷

狄既足以一民志矣今若欲益振起而固結之有可

感激奮勵効功於一時者有可漸磨積累期成於久

遠者効功於一時者投機應變在主將能否期成於

久遠者非達觀長視千萬世而立不拔之業宣布皇

化則不能為也是故慶賞威罰所以鼓動一時而典

禮教化所以綱紀永世也故曰善政民畏之善教民

愛之畏之者一時之威愛之者永世之固故又曰善

論

教得民心也夫善維持萬世者念慮永遠必先立其  
大經焉而天命人心物則民彛瞭然如觀火然後教  
訓化導循序而施之萬世之典常固我胸中之事也  
昔者 天祖以神道設教明忠孝以立人紀其所  
以維持萬世者固既瞭然始於太古而垂於無窮天  
孫奉承以弘皇化莫非 天祖設教之遺意

太祖征戰每仗神威以成武功先禮太祖之神祇背負

日神之威而進戰其如提部靈劍及以頭八咫鳥為

鄉導等事皆奉 天神之教者而祭天神地祇於

丹生川上救道臣祭高皇產及定中州立靈時於鳥

靈尊之類莫不皆仗神威也見報祭 皇祖天神以申大孝初擊長髓彥得鵝

其地為鵝邑即鳥見也則崇神天皇即位之初

人或有背叛時方襲上古風祭 天祖於殿內

天皇敬畏不自安乃移而奉安神器於空縫顯然祭

於外使天下有所瞻仰其所以敬事尊奉之意與天

下共之而天下皆知尊 天祖以敬 朝廷祭於

者可以盡誠敬於內而未可以明所尊敬之義於天

下之意著於天下不華天而喻焉夫以一身而盡

誠敬猶可以感神明況華天下之誠敬以奉一身乎

古人云以下養養之至也亦可以警是義故同人

宗祀文王於明堂與其九州共敬事祭天物主倭國

之不獨享之朝中而止蓋亦是意也魂因土人所敬尊秩其祀而畿向民心有所繫屬以

新論 卷之下 二十六

同奉

朝廷

大物主神始平國上有功民尊奉之故

心屬望於朝廷而其祭之義則與周人所謂大社者有相似禮記云王為群姓立社曰大社是也社者

祭土地神而有功者配焉即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

都大和故特祭其神其義與周人所謂王社者亦頗

相似禮記云王自立社曰王社是也土地者民之所

依土地之神民之所敬而天皇首祭之也舉是義達之

四方定天社國社天下神祠莫不統而天下民心有

所繫屬以同奉

朝廷

古者諸神之稱其天祖之

天神舊族大姓平國上者稱之國神即天社國社也

令義解云天神者伊勢山城鴨住吉出雲國造祭神

等類是也地祇者大神大倭葛木鴨出雲定神地神

大汝神等是也即亦天社國社之謂也

戶而百神供奉各有常民知朝廷敬神祇用兵器

而祭神因以寓軍令而險要有守民知朝廷之不

可犯而益畏敬之按諸神社兵器祭神祇始于此然

崇神朝既以布及矛祠黑坂大坂神蓋二坂皆險

要地而因祭脩戎器以昭寓固險之意至垂仁朝亦

嚴是意民尊奉畏敬朝廷而叛者自平如埴安振

根之徒不旋踵就戮神道既明而列聖繼紹班

祀典四方咸秩無文延喜式所載神名官中及京師

四百九十二座共三百四座並預祈年月次漸嘗等

祭案上官幣就中七十一座預相嘗祭其一百八十八

八座並預祈年幣小二千六百四十座其四百三

十三座並預祈年幣二千二百七座並預祈

年國幣其秩祀概如是征討則記功宗以鎮其地古

有鎮民物如鹿島神以武功鎮東方而常與地分祀

征討則記功宗以鎮其地

古

其神最多，式所載陸奧國中，以鹿島及鹿島御子為  
 歸者八社，格載鹿島苗裔神在陸奧者三十八社，蓋  
 建甯命及其子孫平其地而有功，故世祭之也。大已  
 貴命平出雲豐城命平毛野子孫皆鎮其地，而世主其  
 祭，諸神如是之類，其在諸國者甚多，因民所瞻仰，以  
 鎮土俗，所以使萬民生恭敬之心也。周人營洛邑，咸  
 秩無文，記功宗，以功作元祀，其意亦頗有與。祖宗法相類者也。以純民心而斥夷

狄，變獷俗，是以德化日洽，黎民時雍，其群神百祀之  
 在京畿及諸國，以鎮護地方者，民至於今瞻仰敬禮，  
 有足目以復寓報本反始之義者。神聖立大經，

以維持萬世，典禮既明，奕世遵奉，舊物猶存者如此。  
 則神聖念慮之所暨，亦可見也。後及異端並起，  
 而大道不明，廟堂無永久之慮，朝政陵夷，民心日漓，

而神聖所以維持萬世之意乖矣。至若近世，則  
 我虜狡黠，頗有似立大經者，執左道以蠱民心，雖非  
 善教，亦以教為飾，足以得民心，所至焚燬祠宇，瞻禮  
 胡神，以傾民志，故逆焰所煽，殆遍六合，悍然敢試毒  
 於神州，欲倒用神聖所以變夷俗之方，反以  
 變中國，而中國未立不易之基，衆庶之心，離合聚  
 散，不過於架漏牽補，以為一日之計，以赫赫神明  
 之邦，而坐使腥羶異類欺罔我人民，不亦可羞乎。夫  
 物莫威於天，故聖人嚴敬欽奉，不使天為死物，而使  
 民有所畏敬，悚服焉。物莫靈於人，其魂魄精強，不能

新編 卷之十一 三十一

與艸木禽獸斷滅其於死生之際亦不能漠然無念  
故聖人明祀禮以治幽明使死者有所憑以安其神  
生者知死有所依而不貳其志民既畏敬悚服於天  
威則不誑於誣天之邪說無歎然於幽明則不眩於  
身後禍福報祭祈禳上任其事而民聽於上則敬君  
如奉天追遠申孝人輯其族而情盡於內則念祖如  
慕父民心純於下而怪妄不經之說莫由而入焉祀  
禮廢則天人隔絕而民生易慢游魂不得安而生者  
怵於身後民無固志冥福陰禍之說由此而入焉徽  
幸於死後忘義於生前避政令如避寇慕異言如慕

慈母心放於外而無主於內也身後禍福目所未嘗

覩故邪徒得乘民心所怵而恐嚇之亦不足恠也猜氣

為物游魂為變故其昭明者高悽愴者自非有祭祀  
以安之則死者不能憑焉使死者無憑則於生者  
心亦不能無歎然焉如衆人雖不自知其所以然而  
有憾於冥冥者人情之所不能免也且生者亦以其  
死之無所安而內無恃以自強則不能無惑於身後  
之說也故有祭祀者以安之父母祖之與子孫固同  
氣而奚乎往也故以子孫祭其後身則其游魂者去  
孫而高悽愴者賴以安焉天者昭昭之多而人在地  
間天地之氣常潛行於全身而以生活也故人之與  
天地亦莫不感應而昭昭之氣固與天地通以人而祭  
事天祀先幽明無憾而天下服矣後世慮不深遠事  
天祀先之事視以為疑懼之心生焉疑懼生而民心  
死之有所憑依而疑懼之心生焉疑懼生而民心無  
至於是西夷得以下陰禍真福述之是所謂自侮而後

人侮之者也今夫欲開不拔之業，宜立其大經，而明夏夷

之邪正也。神聖建國之大體，臣既粗言之，今既

立大經，則當以四海為一家，萬世為一日，因

聖遺緒，以圖時措之宜也。欲明夏夷之邪正，則當闡

天人之大道，以為趨舍之準也。夫神州位於天地

之首，朝氣也，正氣也。神州本神州位於天地

之首，朝氣也，正氣也。神州本神州位於天地

陽，故其道正大光明，明人倫以奉天心，尊天神以

盡人事，發育萬物，以體天地生養之德。戎狄者屏居

於四肢，暮氣也，邪氣也。暮氣邪氣是為陰，故索隱行

怪，滅裂人道，而幽冥之說是講，褻天媚鬼，而荒唐之

語是悅，寂滅萬物，而專由陰晦不祥之塗，今誠能反

其道，變寂滅以生養，化陰晦以光明，易荒唐幽冥之

說，以天命人心昭昭乎不可易之大道，而揭太陽威

明，以照臨四海萬國，則熾火之耿耿，安得不熄，如此

則其所恃以吞併諸國之本謀乖矣，轉所以變於彼

者，而由變彼之道，豈非所以立大經之先務哉？彼戎

狄而自道其道，自常情視之，雖措之度外可也，而彼

今大逞非望，欲必以夷變夏，斯滅正道，汙辱神明，

欺天罔人，傾人之民，奪人之國，而後已，詭術之與正

論

卷之十

三十一



道相反如水炭茫茫宇宙我狄之道不息則神聖之道不明  
 神聖之道不明則我狄之道不息不變  
 彼則變於彼勢不能相容深謀遠慮者將安得不揭  
 正息詭以除害於永世乎夫太陽餘光之所被則仁  
 人博愛之所暨雖四海萬國亦莫非人類而妖教之  
 滋蔓勢亂天倫泯滅人紀使元元蠱惑沈溺相率為  
 禽獸為鬼域豈仁人之所忍視哉故覆幘無外以夏  
 變夷使天人免於胡羯誣罔者固仁人之志而揆之  
 奮武光被四表以觀耿光揚大烈者仁人之業也古

釋教訖于四海者神禹之功而四夫四婦有不與被  
 堯舜之澤者若已推內之辨中者伊尹之志也故降

水不為堯而至而堯以為警余者堯之仁也平城之  
 患不為漢武遺之而漢武以為高帝遺我者漢武之  
 義也舉此類古人持其志而廣其業務在於明國體  
 循大卞一今古博廣悠久以照臨夏夷循細戈之名  
 而實之所以足兵也循瑞穗之名而實之所以足食  
 也明忠孝以淬礪天下所以使民信之也三者並舉  
 食足兵足民信之忠孝以明天人合一幽明無憾以  
 正易詭以夏變夷萬世而不已者不核之業也今欲  
 施行之宜使民由之而不可使知之若夫論所以使  
 民由之者則曰禮而已禮之目五而教民敬莫大於  
 祀周官以祀禮教祀禮有數有義欲陳其數當先明

其義也夫 天子祭天神地祇其敬祭天祖所以

報天尊 祖也祀地主保食神鎮國土厚民生也

唐虞三代之秩祀典所重則嘗禘郊社嘗者嘗新穀

祖配之社者祀后土有功者又祀田正有功者曰稷

中庸曰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

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審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

掌乎論語稱知禘之說者於天下如視諸掌孝經

亦以下周公郊祀后稷宗祀文王為嚴父之至其意皆

相同則亦可見其所最重在乎此也而天朝大嘗皆

郊禮之義也嘗新穀而薦之即嘗之義也故存焉亦猶

神官之祀是宗廟也明堂也郊也一祀而數義存焉

而祭地主神猶社保食神猶稷也大神大倭等即社

也渡會稻荷等即稷也郊廟社稷天地氣相而其事

如合符節蓋亦以下神州與漢土風氣相同而其事

如暗合也者山嶽河海風雨州木百物之神童級長增象山

非野句句逆馳等皆其神也而天下名山多祭伊

等神海神也及風神山如唐虞三代亦有四望山

所以為民除灾祈年穀也如唐虞三代亦有四望山

義亦大神之祭其與皇皇孫名賢功烈有益於世者如

鳥二荒鹿島杏取春日北野等是也漢土之俗亦其

祭法具有令典莫德而不報莫功而不舉天地鬼神

莫不該遐陬僻壤莫不鎮也宮中御巫祭神代供奉

座摩井神亦與之生島祭之靈諸等祭所以保護

天孫以治國家也韓神大膳祭食神火神造酒祭

酒神主水祭雷神亦皆所以保護祀典之目踐祚

大嘗為大祀 天皇即位大報天祖最宜致敬也

祈年以禱時令順序於天下諸社月次以奉幣帛於

天社國社如庶人宅神祭蓋天子以四海為一

國神社且其所祭者及生島足島等神而其新嘗義如大嘗而歲行之以上諸祭皆為中祀所以

養萬民安國家報天神者亦宜敬也太太神宮

則別有神衣而夏秋供神衣有神嘗九月神衣祭日

行之蓋以報天祖頒嘉穀教養蠶之德亦皆中

祀也其他如大忌風神鎮華鎮火等或祈水澤或禳

沴風鎮疫神防火患如此之類並為小祀亦皆所以

為國家禳災祈福也周人亦有祈年有五祀有燕嘗

義小與以上諸祭相類有斯祭則有斯義行之朝廷達之四

方報本反始之義與其所為民祈禳之意舉而皆

與天下同之上任其事而民聽於上顯顯然唯朝堂

是仰而神姦不得行民志之所以純一也古者大嘗

之祭臨時卜定悠紀主基國郡遣宮主卜部率國司

以下及庶民臨田拔其穗以供粢盛四國無不得供

奉天神者民皆莫得卜食出力以供大祭之用而

天皇事天祀先申大孝重民命之意達於四

方矣國司率其下護送之諸道無不可得役其事者

而其意又達於道路矣國別以正稅一萬束充雜用

新論卷之下

諸國皆得輸其物而天下莫不知其意矣遣大被使於諸道而天下知潔清以事神矣領幣帛於天下諸社而天下知國土之神亦皆紆於天祖是

天皇既舉所以事天祀先申孝愛民之意而與天下同之有斯意必有斯礼是以民日由之不告而曉不語而喻各輸忠於其所事之君以俱奉戴天朝

民志於是乎一矣後世事從簡易悠紀主基有定國限以近畿其儀獨行於京師而四方之民不得知天皇之意與斯礼之義也所護送止數十里而道路不知也雜用不取之各國而國郡不知也大被供幣

之使廢而致潔之意與天祖紆群神之義世莫之知也則其所以敬重之之意雖家譬凡說而天下孰得而知之其礼雖存其用既廢可勝嘆乎古者京畿及諸國名祠大社所祭神皆嘗佐天祖

天孫能成大功者而山川百神鎮民物起風雨莫非所以助天神之功者也故其土民固不得不報其功德而天朝亦不得不有所報答焉是以有官幣有國幣每祈年月次新嘗必班之

祭紆之於朝廷而四方百神有所係屬焉班官幣國幣其

祀猶寬等神蓋古者及新嘗班幣而諸國亦各祭其所在之神而遺風有猶存者是日也民家為酒食

頌擊土鼓存古也。以是日養也。正齒位。教民孝弟也。  
 也。養老飲酒而民醉飽相慶。一國如狂。孔子曰。百日  
 使民歡欣和樂者。如之。而此等之義。亦可因祭而寓  
 也。神庫者所以藏神寶及兵器文書資糧百物以待  
 祭祀曰神威以制民事。利用厚生之意可以施軍國  
 不虞之備可以寓也。古者寓政教於祭祀。藏兵器於  
 祭。其國土之神。有稱置以備稱。今欲以此設制凶荒可  
 以賑饑。軍旅可以助糧。其可因神威。以使人亦川祭祀  
 多。臣別有所論。著今不具論焉。若夫周人亦川祭祀  
 而屬民讀法。或糾戒之。或以正齒位。或以書賢能。皆  
 於祭時為之。而其卿士居於十二教之首。取神亦居  
 使民同力共事。神祀居於十二教之首。取神亦居  
 者。則之首。舉至後世。有義社之倉。亦足以使民從事祭  
 者。不勝枚舉。至後世。有義社之倉。亦足以使民從事祭

如是之類。苟能斯古。今制度曰神威。以便民事。則固  
 以聚民作事。其應如響。亦可見其效。是以祭政一  
 之速。况神威之可以動民。非佛之比乎。是以祭政一  
 致。治教同歸。而民有所屬望焉。天下神祇皆天  
 皇誠意之所及。有斯意必有斯礼。民由此亦知土意  
 所嚮。感欣奉戴。忠孝之心有所係。而純於一矣。後世  
 陳其數。而失其義。群臣百祀。無所統屬。而民所瞻仰  
 者。不專礼之用。既廢。亦可惜也。列聖山陵。奉祀素慎。  
 其親盡。則無廟。固其宜也。而如神武天皇平定  
 天下。崇神天皇經營四方。天智天皇再造  
 區宇。盛德大業。功無窮。民至於今。涵泳仁澤。而無

廟祀之以報功德豈不大闕典乎

世稱賀茂社祭神武天皇然古

書無明文人或疑之今宜下新佛法之行墓祭皆據典禮以大明祖功宗德之義也

之故歷朝祀禮親屬未盡亦且無廟而山陵亦多

屬荒廢可不謂之闕典乎自古皇子皇孫名賢大德

其功烈垂後忠孝顯世者或未盡列祀典而其子孫

亦或漂零沈淪不得血食亦闕典也若能斟酌古今

廢者舉之闕者補之寓彝訓於祀典使天下忠孝之

心與念祖追遠之誠油然而生感戴之念與畏鬼敬

神之意悚然俱萌非所謂使民由之者乎夫然後天

下靡然咸相告曰天祖治天職於上羣神勵翼

平定國土今各禮國土之神所以答其神之功德而

報中天祖之仁澤也則群神百祀皆有所統一焉

相告曰天祖洋洋在上皇孫紹述愛育黎

庶大將軍翼戴帝室以鎮護國家邦君各統治疆

內使民皆安其生而免寇盜今共邦君之令奉幕

府之法所以戴天朝而報天祖也則幕府

及邦君之治有所統一焉宗族相糾緝以祀其先則

又相告曰敬宗所以尊祖其相與緝睦以共邦君之

令奉幕府之法戴天朝以報天祖所以繼

乃祖乃父之志也則其念祖脩德之心有所統一焉

若夫如此則 天祖 天孫之仁覆於海內

幕府邦君之義著於天下慈父孝子之恩申於永世

報本反始之義明而忠孝之教立矣民日由之而不

見異物周人以大司徒掌邦教施十有二教其第一曰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祀禮之於邦教其

重如君臣有義父子有親然後百禮乃興於是乎謹

夫婦之別順長幼之序信朋友之交使民出入相友

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皆親其上死其長則雖有百

異端不能移其心而黠虜之焚燬祠宇瞻禮胡神煽

惑蠢愚以肆其逆焰者莫得而施其術所謂上兵伐

謀者實萬世之長策也而往日清化傷俗如巫覡如

浮屠如陋儒俗學之徒者亦皆中原赤子使之得皆

安其堵適其意優游於大化之中以浴於 天祖

天孫之深仁厚澤奉 幕府邦君之政令刑禁

晏然樂以沒齒亦何不可之有也若夫繆聽西夷妄

說稱揚眩惑以助長黠虜逆焰者則宜痛禁絕之耳

或有犯禁者處以造言亂民之刑而見蠻貊藥及

羶屬之屬必焚燬破裂不許服用使民賤戎狄如犬

羊惡之如豺狼天平中詔百姓有學異端蓄積幻術壓魅咒咀害傷百物者首斬從流

如有停住山林伴道佛法自作犯教禁者罪亦如此右

昔禁絕異聲教既暨百蠻稱臣奉貢然後取其物而

用之亦未告接濟之姦者與得敵首同賞匿而不發  
者與舍匿盜同罪邦國能破虜艦者功與陷敵壘均  
見虜不擊者論以逗撓此皆一時權衡亦足使臣民  
激發興起敬奉光訓矣而大脩守禦之備慨然示天  
下以大憂推赤心開至誠一憂一樂必與天下同之  
庶足以鼓動天下矣政令刑禁與典禮教化並陳兼  
施而納民軌物象正氣而行正道皇極既立民心有  
主民之所欲則天之所從民從天從神聖所以變夷  
俗之方彼不得倒用而彼所以圖我之術我將倒用  
之教令之權自我制之廟謨既定上下同心千塗萬

轍必由是道而不變於是乎我所以布皇化即

神聖之所以布皇化內有不拔之業而外無可乘之  
間雖使腥羶異類百方誤我將何以得欺罔我人民  
也夫天下大業萬世長策固非朝夕之可就天  
祖之業待神武而開崇神而大及聖

子神孫繼述不怠而皇化洽海內也今畫一定之策  
立不拔之基必當內自中國外暨百蠻上原於太  
初卜要於無窮導神聖之彝訓紹東照之大  
烈貽謀孫子繼繼承承千萬世如一日必極四海萬  
國於塗炭使天地間無復有西夷之妖教中原赤子



永免於胡羯之欺罔然後已其規模立於內者如此  
乃可以外應無窮之變矣夫仁被四表兕視荒要所  
以使荒要又瞻天朝也事法古昔使今近於古所  
以使將來與今不懸也久近之不相懸所以永遠無  
變也荒要賓服永遠不變而天下志士仁人亦皆憤  
激自效爭出死力以從事於此雖事故萬變不肯易  
其志雖累代歷世不肯少間斷然後大興敵愾之師  
食天神之糧揮天神之兵仗天神之

仁而奮其威以方行天下挾者廣之險者平之神武  
不殺之威震於殊方絕域則正欲使海外諸蕃來觀

德輝亦何屑屑乎其伺邊誘民之患也古人有言國  
之大事在祀與戎戎有一定之畧祀為不拔之業實  
國家之大事所以太觀天下通視萬世立一定不易  
之長策者如此矣夫明國體審形勢察虜情脩守禦  
而立長計實聖子神孫所以報皇祖天神之  
大孝而幕府邦君所以濟萬世施無窮之大忠臣  
謹著五論非臣私言也天地鬼神將與聽之矣

右五論併七篇臣久藏之骨髓未敢語人非敢惜  
之也謂天地者活物人亦活物也以活物而行於  
活物之間其變不可勝窮事逐時轉機在瞬息而

世之人舉細故而遺大體則難之以細故欲言其所以解難處變者則今日所言明日未必可行故一發之口則為空言一筆之書則為死論臣是以欲無言而止然竊謂人無貴賤自太初而父子傳生一氣相承臣雖微賤亦世浴神聖之澤以至於今日奉幕府之法仰邦君之仁幸而得養生喪死無憾則亦何忍睨視天下之變故而默無言也故特舉其遠大者粗言之語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至其所以臨時解難處變者則當付之其人而已

曾澤安識

如此昏者卓言確策所謂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夏者欽使流者必抱独扶攘臂為國家尽忠之志也雖然國體之外不至今日統史主之所謂空言死論者欽昏以告彼之流者吁

欽野谷藏版

固陋不聞化之民  
再持識

